

灑向人間皆是愛——

冰心

陳信元
張堂鑄 策劃
范伯群
范紫江 著

文史哲出版社

范伯群著

中國現代文學
名家傳記叢書

灑向人間皆是愛——冰心

陳信元
堂
鈞
策劃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灑向人間皆是愛：冰心 / 范伯群, 范紫江著. --

初版. -- 臺北市 : 文史哲, 民 90

面: 公分. -- (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; 1)

參考書目 : 面

ISBN 957-549-339-7(平裝)

1. 冰心 (謝婉瑩 1900 -1999) - 傳記 2. 中國文學 - 傳記

782.886

90000228

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

陳信元・張堂錡策劃

①

灑向人間皆是愛：冰心

著 者：范 伯 群 范 紫 江

出 版 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 行 人：彭 正 雄

發 行 所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印 刷 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一八〇一七五

電話 886-2-23511028 · 傳真 886-2-23965656

實價新臺幣一四〇元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元 月 初 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9-339-7

書系緣起

陳信元
張堂鈞

法國詩人兼批評家聖伯甫（Sainte Beuve，1803-1860）曾說：「在批評學上，我覺得使人讀之生快感而增見聞的，最好是替偉大的作家生動而詳實的傳記。……鑽入作家的身心、懷抱，用各種方式使其活動，並觀察他的時代、習慣及生活，這樣，才算得上是個真正的批評家。」也就是說，一個批評家如果不能進入作家的心靈世界，與作家進行一種心領神會的交流，感知其情意，認知其思想，同時對其所處時代、社會、環境種種有深刻的理解，則很難能對作品有剖析精闢的評論。因此，要理解作品，應該先了解作家，而文學傳記正是我們理解作家的重要門徑之一。一部傑出的傳記，理應是融合了作家論、作品論、歷史論、鑑賞論、批評論、創作論等多種功能、技巧或條件於一身的產物。

一個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家，應該是傳主的真正知己，能把傳主的整個人格呈現出來；一部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，除了文字引人入勝外，更要使傳記中人栩栩如生，散

發出動人的力量，透射出豐富的智慧。這除了要靠資料搜羅求其完備的真實性講究之外，善於運用文學技巧進行剪裁、安排、刻劃的藝術性追求，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。如果能找到許多位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家，寫出一部部兼具可讀性、史料性、藝術性的傳記文學作品，我們相信對文學研究的深化、作品的廣為流傳，甚至於創作經驗的傳承、熱情的點燃，都將會是極具正面性的嘗試與貢獻。

這是我們的心願，也是我們長期關懷文學發展的理想追求。如今，這個心願與理想，透過《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》的企劃推出，得到了彌足珍貴的落實。說「彌足珍貴」是真的，學術作品的出版一向不受主流市場的青睞，作家傳記雖然已較通俗可讀，但和那些政治人物、影劇明星內幕八卦的「傳記」轟動上市、旋即再版的「盛況」相比，文學作家傳記確實是有些寂寞，何況相關作家的傳記在市面上已有許多不同版本在流傳，我們能推出這套叢書，若不是文史哲出版社社長彭正雄先生不計成本的支持，以及對這套叢書的內容品質，撰稿群的學養功力深具信心，這個心願是很難達成的。

打開中國現代文學史，魯迅、巴金、郁達夫、曹禺、冰心、朱自清、錢鍾書、林語堂等一連串的名家，他們的人生際遇、生命抉擇、生活型態、創作追求，構築

起一座座豐盈、迷人的心靈園林，讓後人流連；他們在時代變動中所發出的光與熱、情與意，也同樣令後人仰望、懷想。他們以自己的生命、作品、藝術理想，為逝去的二十世紀刻鏤下最深刻、也最華麗的印記。他們的傳記，既是二十世紀文學史的縮影，也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曲折呈現。認識這些作家，不僅認識了文學，也認識了現代中國，認識了自己。

這些現代文學名家的傳記，在撰稿者秉持設身處地、還原情境、正視後果、多面探掘等原則，並採宏觀與微觀兼具、大歷史與小歷史並重的寫作態度，篇幅不求其厚長，內容卻力求其豐實生動，人物刻劃力求其準確有度的要求下，如今已呈現在讀者的面前。我們澆灌現代文學園圃的用心深意，看來已有了纍纍碩實的成果。

值此世紀回眸之際，我們祈盼新世紀的作家身影不再寂寞，文學可以迎回另一個世紀的璀璨風華。從這個角度看，這套叢書，既是回顧，也是前瞻；既是總結，也是一個好的開始了。

感謝所有的撰稿者，以及為這套書奉獻過心力的朋友。

二〇〇一年元月序於臺北

灑向人間皆是愛——冰心

前　　言

當千禧年這位「巨人」站在地球大門之外正欲叩門時，我們以永遠懷念之情，送別冰心。我們在感情上無法接受「死亡」這個詞彙。這只是一個偉大、慈藹、寬博的靈魂，在完成了她的人生使命之後，於一九九九年三月廿八日，離她的肉體軀殼而遠行。

冰心與二十世紀同齡，而作為作家，她的「文齡」又與「五四」同庚。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上午，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「送別」儀式上，會場裡沒有白布，人們也不戴黑紗，每個人手中都拿著一枝冰心生前最鍾愛的紅色的玫瑰；一大幅海藍色的布標上，臨摹冰心生前的手跡：「有了愛就有了一切」。

看到這八個大字，冰心的一生就好像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。作為一位作家，她畢生用文學去建構人類的「愛」的真善美的大廈。從表面上看，冰心的一生是「一帆風順」的。但要以文學為載體作「愛之廈」的建築師，在某種時候，在某些地方，卻並非坦途。在二〇年代，因為宣揚「愛」，冰心被很不確切地冠以「閨秀作家」的頭銜；在三〇年代，她的「愛」的

篇章被有些人視爲「落伍」的表徵，她大概就在這種「無形有實」的壓力下，寫下了《分》這類的小說，顯示了她對原有文思的迷茫；在四〇年代，《關於女人》集不僅是她的優秀之作，而且證明了冰心對「愛」的信念的矢堅。她寫道：「叫女人不『愛』了吧，那是不可能的！上帝創造她，就是叫她來愛，來維持這個世界。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廠裡，一架『愛』的機器。」到了五〇年代，她希望迎來一個創作的春天，可是她爲了「愛」，迎來的往往是更難於言說的重壓。最痛苦的莫過於要她自認「我作品中一貫宣揚的超階級的『母愛』，是個最反動最含有毒素的思想」。似乎歪理重複一萬遍就可以變成真理，在這種超常的重壓下，冰心也會被推進一個「自己也不理解自己」的深淵，她並非「言不由衷」，她一度確曾感到她給過讀者以有毒的靈糧。

感謝「文革」，它最終卻成了一帖「清醒劑」，一針「退燒針」。在「文革」剛開始時，也許使冰心百思不得其解，衝擊她的，對她無比「仇恨」的竟是她在幾年前連心也肯交給他們的「小讀者」。那些當年讀她《二寄小讀者》的小朋友，其時已到了套上「紅衛兵」臂章的年齡，卻由他們來對她進行「觸皮肉」和「觸靈魂」的非人的侮辱與拆磨。巴金曾說：「連十幾歲的青年男女也以拆磨人爲樂，任意殘害人命，我看得太多了……我嘮嘮叨叨，無非想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」。「那些單純的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和所謂『革命左派』怎麼一下子

變成嗜血的『狼虎』？那股熱很快就過去了，可是答案還不知在什麼地方。」我看，答案就在於我們多年來對人們，特別是對極待啓蒙人生的兒童放棄了「愛的教育」。人之初，在一張白紙上，卻先施於「恨的教育」。而且要「年年講，月月講，天天講」。因此，在兒童幼小的心靈裡就從來也沒有播種過「愛心」的種子，那麼何來「同情」的芽苗？「文革」中，人與人之間只有「天敵」般的相互懼視與咬噬。

我們的「左派幼稚病」之一，是將「愛的教育」與「鬥爭哲學」輕率地對立起來。「愛的教育」實際上是人類的啓蒙「素質教育」，是「人格塑造」的奠基。「愛的教育」賦予「鬥爭哲學」以人的靈光，而去杜絕獸性的膨脹。不懂得「愛」的人，他們的「恨」也必然是自私的，最終他們既不會愛人類，愛生命，愛世界，也不會有起碼的自尊與自愛。冰心在四十年代說過：

母親的愛是慈藹的，是溫柔的，是容忍的，是寬大的；但同時也是最嚴正的，最強烈的，最抵御的，最富正義感的！

經過「史無前例」的文革這位反面教員的「生動」一課，凡有良知的人們「清醒」了，也「退熱」了。五〇、七〇年代中對冰心以「愛的哲學」為內容的「愛的教育」進行種種責難的歪理也塵埃落定了，冰心在這個問題上的視界也得以澄清了。正如巴金坦誠地承認：「

我過去吃過人云亦云的苦頭，現在頭腦比較清醒了。」清醒在於知道「心奴」比「身奴」更爲可哀，作爲一個作家，處在「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」的境界是可悲的。於是，冰心和巴金等有良知的作家的覺醒就成了他們在「文章」後敢說真話的動力。巴金說：「我那對於人類的愛鼓舞著我，使我有力量跟一切鬥爭。」這「一切」當然是指對社會上的黑暗、專制、強暴、貪婪與陰謀……。「憤怒出詩人」，而母愛爲了真理與正義卻能出憤怒。「文章」後，有的年輕編輯們說：「老太太的文章好是好，就是燙手。」其實年輕的編輯們是不怕燙手的，倒是還有那些自覺或不自覺的「黑暗勢力的保護傘」不敢輕易向冰心開刀，而要在敢發這些文章的編輯頭上撒氣。

「人之初」的「愛的教育」是人類必不可少的、也是最基本的道德規範教育，它是施展「鬥爭哲學」時的準星與標尺。只有高舉「人性的愛的大纛」，才能有「正義的憎的豐碑」！

「有了愛就有了一切」是冰心留給我們的遺囑。這篇《冰心傳》的主題是「全面肯定冰心以「愛的哲學」爲內容，對讀者——特別是對兒童所進行的「愛」的教育」。

中國新文學有這樣一位作家是我們民族的驕傲，世界有這麼一位作家是人類良知的勝利！

灑向人間皆是愛——冰心

目 次

書系緣起	一
前 言	五
第一章 以大海爲遊伴的童年	一一
第二章 我何幸生在「五四」的中國	二七
第三章 春水潺潺流向小小心田	四三
第四章 濾就水晶般清澈的襟懷	五九
第五章 在感慨中的短暫「迷失」	八一
第六章 堅逾金石的愛感之心	九七
第七章 思想不老的人永遠年輕	一一九
後 記	一三三

灑向人間皆是愛——冰心

第一章 以大海為遊伴的童年

冰心，原名謝婉瑩。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誕生於福州市。原籍福建省長樂縣橫嶺鄉。冰心在回顧自己的家世時說：「我們的根，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橫嶺鄉的田地裡的。我並不是『烏衣門第』出身，而是一個不識字、受欺凌的農民裁縫的後代。」這個農民裁縫就是冰心的曾祖父以達公。他因天災背井離鄉，流入福州，棄農賣藝。「那時做裁縫的是一年三節……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賬。這一年春節，曾祖父到人家去要錢的時候，因為不認得字，被人家賴了賬，他兩手空空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裡，等米下鍋的曾祖母聽到這不幸的消息，沉默了一會，就含淚走了出去，半天沒有進來，曾祖父出去一看，原來她已在牆角的一棵樹上自縊了！曾祖父連忙把她解救下來，兩人抱頭大哭；這一對年輕的農民，在寒風中跪下對天立誓：將來如蒙天賜一個兒子，拚死拚活也要讓他讀書識字……」他們的兒子是謝家第一個讀書人，那就是冰心的祖父謝子修，他是父母起誓後才擠進文人行列的幸運兒，以後曾長期在福州道南祠坐館授徒為業。祖父和父親將這段家世告訴幼小的冰心，在她的童心中培育了憐念貧弱，

關注民間疾苦的深厚同情心；也時時激勵著自我的上進心。

冰心的父親謝葆璋是清末維新派啓蒙思想家、著名翻譯家嚴復的學生。當時嚴復是水師學堂的總教習。他向嚴復學習的不僅是海軍知識，而且學到了他的開明的維新思想。他後來又是著名海軍將領薩鎮冰的得力副手。在甲午海戰中，謝葆璋身為主力艦「來遠」號上的檣炮官，在海軍提督丁汝昌的率領下，身先士卒，奮勇抗擊日寇。一八九五年日寇用魚雷偷襲北洋水師。「來遠」號被擊沉，謝葆璋死裡逃生，泅回劉公島，才幸免于難。當時福州人在海軍裡的人很多，陣亡的也不少。今天在這家的門上貼上白紙的對聯，明天又輪到哪家呢？冰心的母親悄悄地買了一盒鴉片烟膏，如若得到父親陣亡的消息就準備服毒自盡。家裡除了日夜看守她之外，還為她到廟裡去求簽，簽書上的話是：「筵已散，／堂中寂寞恐難堪，／若要重歡，／除去是一輪月上。」果然在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，聽到有人叩門，當母親去開門時，在月光下看到輾轉歸來的丈夫，那時謝葆璋的臉瘦得才兩指寬。因此冰心在幼小的心靈中，早早地培育了兩種思想，那就是既愛國又反戰。她說：「有我的時候，勇敢的父親，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，高唱那『祈戰死』之歌，在槍林炮雨之下，和敵人奮鬥。年輕的母親，因此長日憂慮。」母親憂慮的感染，使冰心在童年時代就萌發出一種反戰思想；但是父親的剛勇也教育她：浸泡在煉獄般的磨難中的祖國，是多麼需要新生一代的熱血沸騰的愛。

雖然有著母親的「憂慮的感染」的陰影覆蓋，但，冰心的童年是幸福的。她不僅享受母親的恩慈，而且有一位大自然的乳娘的悉心的撫育。這位乳娘就是大海。

一九〇三年，冰心的父親奉調到煙臺，先是任海軍營營長，同時創建海軍軍官學堂。於是他們就在煙臺安了家。從此，冰心就在這海隅、山陬奔遊，她的童年既是孤獨寂寞的，又是自由歡暢的。這無邊的蔚藍、蒼翠就是保姆寬闊溫柔的懷抱。母親楊福慈用字片教她識字：「人」、「手」、「足」、「刀」、「尺」……，但冰心的啓蒙課本不是這些「方塊字」。冰心最早是「讀海」。大海是冰心最早也是最好的啓蒙讀本。

這是我童年活動的舞臺上，從不更換布景。我是這個闊大舞臺上的「獨角」，有時在徘徊獨白，有時在抱膝沉思。我張著驚奇探討的眼睛，注視著一切。在清晨，我看見金盆似的朝日，從深黑色、淺灰色、魚肚白色的雲層裡，忽然湧了上來；這時，太空轟鳴，濃金潑滿了海面，潑滿了諸天……在黃昏，我看見銀盤似的月亮，顛巍巍地捧出了水平，海面變成一道道一層層的，由濃黑而銀灰，漸漸地漾成閃爍光明的一片。淡墨色的漁帆，一翅連著一翅，慢慢地移了過去，船尾上閃著桔紅色的燈光。……我回憶中的景色：風晨，月夕，雪地，星空，像萬花筒一般，瞬息千變；和這些景色相配合的我的幻想活動，也像一齣齣不同的戲劇，日夜不停地在上演著，但是每一

齣戲都是在同一的，以高山大海爲背景的舞臺上演出的。這個舞臺，絕頂靜寂，無邊遼闊，我既是演員，又是劇作者。我雖然單身獨自，我卻感到無限的歡暢與自由。

這就是「讀海」。在她孤寂而幸福的童年中，不知觀賞過多少璀璨明媚的海景。她曾說過：「如果我的腦子裡有一座記憶之宮的話，那麼這座殿宇的牆壁上，不知道掛有多少幅大大小小意態不同、神韻不同的海景的圖畫。……這大海橫亘南北，布滿東方的天邊，天邊有幾筆淡墨畫成的海島，那就是芝罘島，島上有一座燈塔。……這幅海的圖畫，是在我童年，腦子還是一張純素的白紙的時候，清澈而敏強的記憶力，給我日日夜夜、一筆一筆用銅鈎鐵劃畫了上去的，深刻到永不磨滅。」

只有自小就有多年讀海的「幼功」的人，才能將大海寫活，在她的筆下大海才會有無盡無窮的魅力。童年時代的冰心就以海洋爲師，以星月爲友，受著海的女神的陶冶。海，賦予冰心以最豐富最神奇的想象力；海，贈予冰心以最靈動的畫意，最華美的詩情；賜予冰心以博大寬闊的心胸和廣袤無邊的智能。在她的心靈的慧眼中，海是有生命有感情的，這海的女神「住在燈塔的島上，海霞是她的扇旗，海鳥是她的侍從；夜裡她曳著白衣藍裳，頭上插著新月的梳子，胸前掛著明星的瓔珞；翩翩地飛行於海波之上……」海——溫柔沉靜；海——超絕威嚴；海——神秘有容；海——虛懷廣博。海的陶冶使冰心希望長大後成爲一位「海化」